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山西通志卷一百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鄧以伊

欽定四庫全書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

人物九

平陽府

周

箕遺　樂徵　右行詭皆晉大夫王子朝之亂晉使籍談荀躒師師納王遺徵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

成公般晉大夫敬王四年晉定王子朝之亂納王入成

周使般戍之

韓不信字伯音起之孫貞子之子韓氏至起徙居州及貞子徙平陽敬王十年不信與魏舒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尋盟令城成周不信臨之以為成命荀寅范吉射之亂不信與荀魏二氏伐之寅與吉射出奔卒謚簡子子莊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破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幽公十六年武子卒子

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邱二年鄭敗我負黍

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景侯卒子列侯取立十

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文侯二年伐鄭取陽城伐宋

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邱鄭反晉九年伐齊

至靈邱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

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韓徙鄭凡八世至王安為

秦所虜韓亡

闔沒晉大夫梗陽人有獄將不勝請納賂於魏獻子獻

子將許之沒謂女叔寬曰與子諫乎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今以梗楊之賄殃之不可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主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楊

人敬王十六年定公使汲戌周城胥靡

樂丁晉大夫敬王二十七年趙鞅禦齊鄭於戚卜戰龜焦樂丁曰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詢可也及戰齊鄭敗

繁羽　宋勇皆晉大夫鐵之戰羽為御勇為右與趙簡子大敗鄭師獲齊粟千車

郵無恤一名良字伯樂晉大夫以善御名敬王二十七年御趙簡子與鄭人戰於鐵靷絶能止因敗鄭師簡

子嘗使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奚以為賤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禽奚稱良簡子欲使長為奚乘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又嘗從簡子適晉陽簡子怒尹鐸增壘培欲殺之良力諫之簡子以免難之賞賞鐸淮南子云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容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程畢安勞樂道

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按天駟星旁有王良星其占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世以郵良善御故稱王良

士蔑晉陰地大夫敬王二十九年楚圍蠻氏蠻子赤奔陰地楚師與狄戎臨晉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以畀楚師

司馬寅晉大夫黄池之會吳晉爭先日旰未成寅請視

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長武子晉大夫元王五年從知伯伐齊將戰請卜之知伯不從

韓厖竹書元王十三年晉韓厖取秦武城

欒王鮒晉大夫欒盈復入於絳范宣子懼鮒謂之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

唯魏氏而可强取也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宣子從之

遂敗其黨殺欒盈卒謚桓子

州綽　具丙　邢蒯皆晉勇士平陰之役綽射齊殖綽

縛之具丙為綽右亦舍兵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中

軍之鼓下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門中以枚數闔後

綽與邢蒯坐欒氏黨奔齊樂王鮒請范宣子反之不

果綽後死崔杼之難

訾祏范宣子家臣實直而博宣子與龢大夫爭田叔向

使宣子問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父襄為諸侯諸侯無貳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太傅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豈兄弟之國使無有閒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賴二三子之功而饗其禄位今既無事矣而非厤於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說乃益厤田而與之和

及死宣子謂獻子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
顧焉以相晉國且為吾家
公孫尨范氏之臣初周人與范氏田尨稅焉趙氏得而
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
及鐵之戰以徒一百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
下獻曰請報主德
張柳朔晉人與王生惡王生言諸范昭子使為栢人及
范氏出柳朔謂其子曰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

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栢人

王生范氏之臣與張柳朔惡言諸昭子使為栢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

郄疵晉人智伯率韓圍晉陽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没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疵知其言

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果反滅智氏
行人燭過晉大夫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櫓立於矢石
之所不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抱曰嗚呼吾之士
數𢿱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
能耳士無𢿱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
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
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
用也惠公沒文公受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

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儆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周舍趙簡子臣立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執簡操牘隨君之後俟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德也簡子悅之與居處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與諸大夫飲酒醮簡子泣

諸大夫請其故簡子曰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裘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之過是以泣也

原過晉大夫趙襄子奔晉陽從後至王澤見三人與竹三節莫通使遺襄子剖視之中言霍泰山山陽侯天使也使趙反滅智氏曁其後有代晉諸事及智氏滅襄子祠三神於百邑使過主霍泰山祠祀

尹鐸趙簡子臣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

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之中必使我於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故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見呂氏春秋

傅使趙簡子屬也齊鄭援范中行氏簡子破之還喜曰可矣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後竟有晉陽之患

延陵君趙人國策智伯伐趙趙襄子將適晉陽使延陵

君將車騎先之

新穉狗晉大夫趙襄子使伐狄勝左人中人

左司馬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

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

成鱄晉大夫魏獻子以魏戊為梗楊大夫鱄稱其舉近

文德

段規韓人為韓康子謀臣智伯請地於韓康子欲勿與

規諫曰智伯好利而鷙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從之後與趙魏謀共滅智伯分其地

范無恤晉大夫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無恤御戎敗秦師於河曲

先都　步招　戎津皆晉大夫令狐之役都佐下軍招御戎津為右敗秦師於刳首

王官無地　狐鞫居皆晉大夫彭衙之役無地御戎鞫居為右

史駢晉人頃王四年靈公使佐上軍與趙盾趙穿等禦秦師於河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穿不從以其屬出晉人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軍曰明日請相見也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薄諸河必敗之穿與胥甲固止之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初襄公蒐於夷賈季戮駢及季奔狄宣子使駢

送其帑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駢曰不可吾聞之
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季我以其
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
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
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境
詹嘉晉大夫頃王五年靈公使嘉處瑕守桃林之塞以
備秦定王十七年景公復使嘉平戎於王
魏壽餘畢萬之後靈公時晉使壽餘偽以魏叛者誘士

會士會復歸晉

孫息晉人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億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息求見靈公張弩操矢見之曰子欲諫耶息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吾未嘗見也子為寡人作之息即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雞子其上左右慴息靈公曰危哉息曰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復見之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吏

人叛亡鄰國謀議將興兵公乃壞臺

董狐晉太史匡王六年靈公謀殺趙盾盾出奔趙穿攻靈公弑之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英賢傳董狐之子受封青氏之田因氏焉

靈輒晉人宣子田首山舍於翳桑見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則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

之存否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公伏甲攻盾輙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自亡

鞏朔　韓穿晉人景公時上軍大夫定王十年晉師救鄭與楚戰於邲敗績士會令朔穿帥七覆於敖前上軍獲全十九年以戰鞍功並命為卿

鮑癸晉大夫邲之戰楚許伯樂伯攝叔致晉師晉人逐

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

士渥濁卿士穆子之子邲之戰晉師敗績荀林父請死景公欲許之渥濁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况國相乎及楚殺

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及林父敗狄公賞渥濁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簡王元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於東楹之東士渥濁曰鄭伯其死乎自棄

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悼公即位知其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使為太傅修武子之法卒

謚貞子

士弱渥濁子靈王八年春宋災悼公問於弱曰吾聞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内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

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平陰之役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木竹

暨東郭北郭

士文伯士弱子食邑于瑕稱瑕伯嘗知絳縣人紀年魯人稱之景王九年三月鄭人鑄刑書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十年四月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

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秋八月衛襄公卒十一月季武子卒公謂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四國其異終也

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士彌牟字景伯士文伯子靈王二十二年魯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彌牟謂宣子曰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明年春使彌牟禮叔孫而歸黄父之會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

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不從彌牟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避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彌牟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不祥莫大焉魏獻子為政以彌牟為鄅大夫景王三年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彌牟營之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

于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師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

伯宗晉人景公時大夫定王十三年春楚伐宋景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景公乃止時潞相酆舒不道景公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

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公從之使荀林父伐之遂滅潞殺舒簡王元年伯宗與夏陽説衛人鄭人侵宋師於鍼衛人不保説欲襲之伯宗曰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後為三郤譖而殺之子州犂奔楚韓

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絶之不亡何待

解揚字子虎霍人定王十三年楚伐宋景公使揚如宋命無降楚鄭人執之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登諸樓車使呼宋人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曰爾許不穀而反之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

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晉爵揚為上卿

欒京廬景公時大夫定王十五年介郤克使於齊克怒齊侯先歸使京廬待命

解張　鄭邱緩皆晉大夫靡笄之役解御郤克緩為右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曰自始

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若之何以病敗君大事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遂敗齊師逐之三周華不注

欒弗忌景公時賢大夫與伯宗並為三郤所害

糴茷晉大夫景公末兩使於楚請修好結成

程嬰公孫杵臼嬰晉將下軍趙朔友杵臼朔客也先是屠岸賈有寵於靈公景公時為司寇乃假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請誅其子孫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且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賈不聽厥告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絶趙祀朔死無恨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宫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

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杵臼謂嬰胡不死嬰曰朔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朔婦免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二人乃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嬰出謬

謂諸將軍曰嬰不肖不能立趙孤誰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宫之難不能死與我謀立趙氏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嬰卒與俱匿山中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

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絶祀者其趙氏乎景公問趙氏後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宫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厥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難屠岸賈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令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偏拜諸將遂反與嬰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武冠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宫之難皆能死我非不

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為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武啼泣頓首固請曰子忍去我死乎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絶　新序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伯子同氏晉大夫悼公之入館於其家

右行辛晉大夫能以數宣物定功悼公命為司空使脩

士蔿之法國語韋注辛即賈辛按賈辛去是踰五十年當非一人

鐸遏寇晉大夫恭敬而彊信悼公命爲上軍尉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張老晉大夫知而不詐悼公命爲候奄後使爲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爲中軍司馬子君臣平公初代父任國語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

龍之加密石焉諸侯龍之大夫斵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龍趙文子冠見欒武子中行宣子范文子郤駒伯知武子述其語以告張老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史趙悼公時史官晉政多咨度焉嘗論絳縣老人紀年

魯使者稱之魯襄公葬齊歸不慼趙曰必為魯郊歸
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後襄公孫於齊
欒糾晉人悼公命為戎御使訓諸戎知義
女叔齊晉人悼公時為司馬稱司馬侯公與齊升臺而
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
公曰何為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
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
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魯使者在晉歸謂叔向

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晉未可媮也景王七年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曰寡君願結驩於二三君平公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

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兾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頼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狄亦喪之故人之難不

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公乃許楚使八年魯昭公如晉郊勞贈賄無失禮平公謂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齊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禮之本末在此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齊子游寛

女叔游祁勝與鄔藏通室祁盈將執之叔游曰鄭書有

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不聽遂即於難

女叔寛字褒頃公時大夫敬王四年王出次於滑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寛守闕塞十一年周萇弘請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城齊高張不從諸侯叔寛曰萇弘高張皆將不免萇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壊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奸也後萇弘遇害高張出奔

胥梁帶晉大夫趙文子薦於晉侯使討烏餘歸諸侯邑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衆出使諸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復睦於晉

田蘇晉賢人韓無忌讓其弟起長公族大夫曰與田蘇游而好仁

師曠字子野晉人悼平之世為晉樂師時稱聰聖度正音律測明歷數凡所論諫必本仁義衛人出君悼公

曰衛人不已甚乎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愛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至如聞鳥烏聲樂知齊師遁歌南風不競必楚無功又告君以為治為學之論五墨四不之諫食笋知為勞薪之炊操徽料傷齊侯之臂屨蒺藜以必夭孽聞石言而慨怨

讌知絳縣老人紀年對周太子晉不壽止師涓亡國之音鼓清徵清角之奏孤趙賢否之對公室懼卑之言無不悉中淮南子曰師曠瞽而為太宰晉國無亂政洪洞縣師村有曠祠墓

虞邱書晉大夫平公初代程鄭為乘馬御

解狐晉人與祁奚讎奚請老薦之使代巳為軍尉將立而卒

董叔平公時大夫靈王十七年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

師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時楚師
遇雨多凍役徒幾盡
陽畢晉人平公時大夫公六年箕遺及黄淵嘉父作亂
不克死公謂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
無厭禍敗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畢對
曰本根猶樹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今若大
其柯去其枝葉絶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
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掄賢人之

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懐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欒氏則民威矣今君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懐矣畏與懐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公許諾遂逐羣賊而使祁午及畢適曲沃逐

欒盈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
先君而子孫不肖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後欒盈復
入為賊於絳范宣子滅之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
宛沒晉大夫靈王二十四年平公使同魏舒逆衛侯於
齊
張骼　輔躒皆晉大夫平公救鄭使致楚師骼躒求御
於鄭鄭使宛射犬二子在幄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
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

之乘皆踞轉而鼓瑟近不告而馳之皆取胄於櫜而胄皆下縛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瑟笑曰公孫之亟也後楚遠啓疆稱駱蹝皆諸侯之選

梁丙　張趯胥晉大夫楚薳啓疆稱為諸侯之選

子員晉行人道二國之言無私叔向稱之

范昭晉人平公時大夫公使覸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昭趨曰願君之椊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獻之晏子

對曰徹去樽昭不説起舞顧太師使奏成周之樂太師對曰盲臣不習昭歸報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

亥唐晉賢人平公敬禮之嘗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髀痛足痹不敢伸叔向不悦公曰子欲富乎吾禄之子欲貴乎吾爵之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悦乎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

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
公子晏韓詩外傳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趨救
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獨束帛而賀曰臣聞之
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櫃百姓
袒裼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而賦斂無已收大半而
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海內賦斂
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伐之為天下戮笑令皇天降
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變悟亦恐君之為鄰

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說苑作魏文侯

與公子成父事

咎犯晉人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咎犯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公內之坐殿上則出鍾磬竽瑟使為樂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公召隱士十二人咎犯申其左臂而詘五指平公問於隱官皆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

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儒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饑色而馬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敢達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盍胥晉人韓詩外傳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起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

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何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在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說苑趙簡子遊於西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與此大同

屠餘晉太史見晉國之亂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

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興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威公又問屠餘言中山及周威公後胥驗

田差晉人平公時為馳逐之車車既成題千鎰金立之

殿下令羣臣得覲馬田差三過而不一顧平公作色大怒差對曰臣聞說天子者以天下說諸侯者以國說大夫者以家說士者以事說農者以食說婦姑者以織桀以奢亡紂以淫敗是以不敢顧也平公曰善乃命左右去其車

蔡墨字黯定公時太史敬王七年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于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

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故帝舜氏世有畜龍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賜氏曰御龍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

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五年趙鞅荀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

諸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魯昭公之出簡子問于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倍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

其勤民忘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十年夏吳伐越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後越圍吳趙孟使楚隆於吳王問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國語趙簡子田于螻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兹囿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

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課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於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

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公孫龍趙人為堅白異同之論莊子稱之與平原君善甞說平原君辭封地著書十四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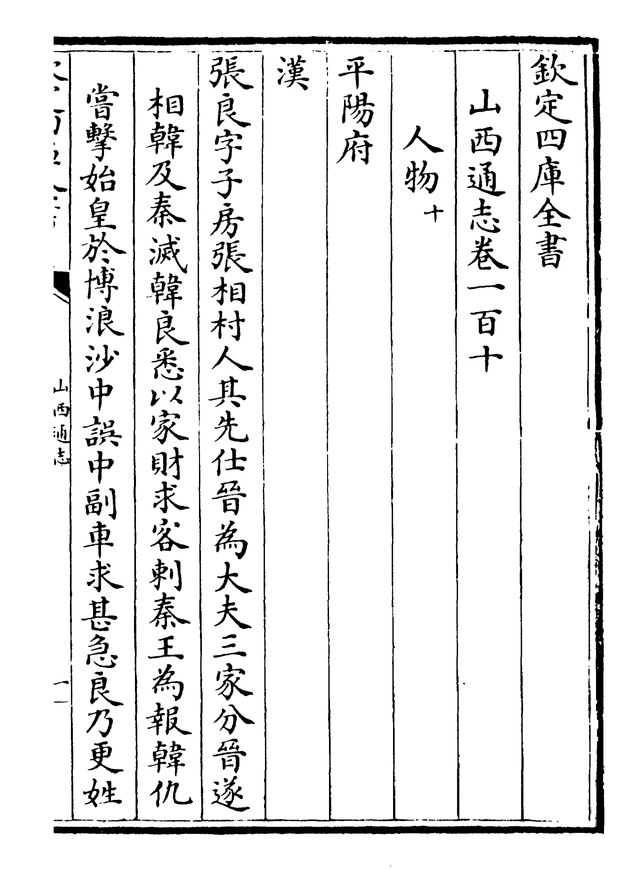
侯嬴晉侯緡之後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魏公子信陵君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賔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之嬴

攝獘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嬴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久立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嬴坐上坐徧贊賔客賔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嬴前嬴遂為上客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趙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趙平原君使者冠蓋相

屬於魏讓魏公子公子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魏王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欲以徃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嬴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嬴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餧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公子再拜因問計嬴乃屏人說公子使客斬王幸姬如姬父仇頭竊得虎符奪晉鄙軍復使其客朱亥與俱晉鄙不

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從之嬴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及公子至軍嬴果自剄

山西通志卷一百九



山西通志卷一百十

人物十

平陽府

漢

張良字子房張相村人其先仕晉為大夫三家分晉遂相韓及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報韓仇嘗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求甚急良乃更姓

名亡匿下邳因遊圯上遇老人授以太公兵法後佐高帝定天下封留侯遂謝病辟穀薨謚文成後有入他志者或言陳留人據史記良韓人也昔韓康子都平陽襄陵乃其近邑號小韓國邑龜山内掘地得良墓碑又按史記良對漢高曰臣始遇陛下於陳留若良為陳留人又何以言遇耶太史記載暨邑内遺址昭然良為襄人無疑矣

紀信趙城人事漢王為將軍項羽攻滎陽急信自請乘

漢王車黄屋左纛以誑楚漢王閒出信為羽焚死後
立祠賜額忠祐縣東南二十里有墓
靳彊其先西河人後徙曲沃以郎中騎從高祖擊項羽
破鍾離昧封汾陽侯
衛青字仲卿父鄭季河東平陽人與平陽公主家僮衛
媪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得幸
武帝故青冒姓衛氏青少牧羊有一鉗徒相青曰貴
人也官至封侯建元二年春子夫得入宫大長公主

女為皇后姁之執囚青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
篡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
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子夫為夫人青為大中大
夫元光六年拜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蘢城斬
首虜數百賜爵關内侯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
為皇后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門斬首虜數千明年
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遂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
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

八百户封為長平侯校尉蘇建平陵侯張次公岍頭侯使建築朔方城上曰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産畢收為鹵已封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絶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鋭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一十七級執訊獲醜敺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户元朔五年春將三萬騎出高闕遊擊將軍蘇建强弩將軍李沮騎將軍公孫賀輕車將軍李蔡皆

領屬軍騎將軍出朔方將軍李息張次公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名王十有餘人益封八千七百戶而

封青子伉宜春侯不疑陰安侯登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又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封護軍都尉公孫敖合騎侯都尉韓說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南窌侯輕車將軍李蔡樂安侯校尉李朔陟軹侯趙不虞隨成侯公孫

戎奴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閼内侯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中將軍敖左將軍賀前將軍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彊弩將軍李沮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趙信幷軍三千餘騎戰一日漢兵且盡信遂犇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

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請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封青姊子霍去病冠軍侯校尉張騫博望侯上谷太守郝賢終利侯騎士孟已賜爵關內侯邑三百

戶青賜千金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運者踵軍數十萬青出定襄前將軍李廣左將軍公孫賀右將軍趙食其後將軍平陽侯曹襄皆屬大將軍青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

圍西北馳去發輕騎夜追之青隨其後會明行二百餘里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顔山趙信城得積粟食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廣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是歲西河太守常惠賜爵關内侯雲中太守遂成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戸置大司馬位拜青大司馬大將軍後青子伉不疑皆失侯元封五年青卒謚曰烈侯青尚平

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為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凡人為特將者十五人子伉嗣坐法免自衛氏興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皆奪國征和中衛氏遂滅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子父霍仲孺通少兒生去

病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
軍為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
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上曰嫖姚校尉去病斬首捕
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籍若侯産捕羅姑
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元狩三
年春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驃騎將
軍率戎士隃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歴五王國輜重人
衆攝讋者弗取幾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

有餘里合短兵鏖皐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去病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上曰驃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得單于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

成而止矣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閼支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左庶長封鷹擊司馬破奴從驃侯校尉高不識宜冠侯僕多煇渠侯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多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後渾邪王與

休屠王等謀欲降使人先要道邊時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上令去病將兵徃迎之去病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多不欲降頗遁去去病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於是上嘉去病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征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氓咸犇於率以軍糧接食幷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健捷首

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畢懐集服仍興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以千七百户益封去病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寛天下繇役乃分處降者於邉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元狩四年春與大將軍青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為出定襄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出代郡騎兵車與大將軍等而以李敢等為大校當

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既皆還上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允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單于章渠以誅北車耆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濟弓盧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封去病又封右北平太守路博

德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義陽侯故歸義侯復陸支
杜侯伊即靬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益封
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賜爵關內侯解食邑
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為爵左庶長軍吏卒為官賞
賜甚多拜去病大司馬驃騎將軍定令令驃騎將軍
秩禄與大將軍等自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
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去
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

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色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蹹鞠也去病自四年軍後三歲元狩六年卒𤣥甲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象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

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子嬗嗣嬗字子侯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卒無子國除去病弟光貴盛自有傳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仲孺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立為皇后去病以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

自知父為霍仲孺㑹為驃騎將軍北伐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大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廼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為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卒光為奉車都尉光禄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征和二年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武帝老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為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乃使畫周公負成

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後元二年春武帝居五柞宮光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喻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内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昭帝襲尊號年八歲政事一决於光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為逆光與

日磾桀等共誅之功未録遺詔封日磾秺侯桀安陽侯光博陸侯光為人沈静詳審長纔七尺三寸白晳踈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已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義之明日詔增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光長女為左將軍桀子安妻有女

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葢主内安女後宫為倢仔數月立為皇后安為驃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休沐出桀輒入代光決事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為外人求封光不許又為外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公主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自先帝時桀已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

燕王旦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乃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搜粟都尉又擅調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

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譖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乃謀令

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主皆自殺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獨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羣臣議立昭帝嗣時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咸持廣陵王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迎武帝孫昌邑哀王子賀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

軍為國柱石可否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令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常有天下令

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絶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
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
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洶洶不安光當
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
俱見白太后太后迺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
毋納昌邑王羣臣入朝太后光與羣臣連奏王罪過
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王
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謝曰王行自

絶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涕泣而去太后詔歸賀昌邑光與羣臣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剌王子不在議中近親惟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太宗無嗣擇支子孫賢者為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歲通詩書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皇太后

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曽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曽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宫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璽綬謁於髙廟是為孝宣皇帝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義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黄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匹甲第一區自

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秉持萬機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驃

騎將軍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卒上及皇太后親臨喪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塚賜金錢繒絮綉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黄腸題凑各一具樅木外藏椁十五具東園温明皆如制載光柩以輼輬車黄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既葬

封山爲樂平侯上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
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孝昭皇帝
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義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
策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康寧功德茂盛朕甚嘉
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
明年夏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
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雲爲冠陽侯地節四年秋七
月禹等以謀反誅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初宣帝立

謁廟光從驂乘上内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神爵三年圖股肱臣於麒麟閣而光為首不名署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至成帝時為光置守塚百家吏卒奉祀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為博陸侯千户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少孤為獄小吏曉習文法

喜擊劔人莫能當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見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閲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召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案事發奸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兩部閎孺部

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屬縣長吏雖獲罪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遷補都内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東海欲屬邑子兩人令坐後堂而與翁歸語終日卒不敢見其邑子既去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先少緩之及吏民小懈輒披籍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恐

懼改行自新鄭大豪許仲孫為姦猾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輒召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強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

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而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黄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閎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張安世字子孺湯之子張相村人其先與留侯同祖少以父任為郎博學善書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安世具述其事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為尚書令遷光祿大夫事武帝三十餘年忠謹如一日昭帝即位霍光以安世篤行薦為右將軍久之天子下詔念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封為富平侯後昭帝崩與霍光共徵昌邑王復尊立宣帝有安社稷功嘗有所薦舉不使人知至人有過多為包容雖尊居公侯食邑萬戶

身常衣弋綈夫人親紡績其履道滿而不溢有如此後以年老致政帝欵留復視事及薨贈印綬錫以朝車介士謚曰敬侯子千秋延壽彭祖皆極貴顯自宣元以來功臣之盛未有如張氏者也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茂陵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徙杜陵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太僕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賀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

上書諫之後十餘日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豫州刺
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為大中大夫與于定國
並平尚書事以正忤大將軍霍光使主兵車出軍省
減用度復出為函谷關都尉時賀在昌邑上心憚之
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霍光卒宣帝始親政事霍氏
稍疎外敞聞之上封事言兩侯出必有畏懼之心近
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上甚善
其計然不徵也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

治之徵拜膠東相賜黄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言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轉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遊獵敞奏書諫之太后止不復出是時頴川太守黄霸入守京兆尹不稱罷歸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

誅後比吏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寖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問敞敞以為可禁敞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敞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汚其衣裾吏坐里閭閲出汚赭者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

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輙取時時越法縱舍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而敞本治左氏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京兆浩穰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輙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是時宣帝頗好方士嘗上疏諫

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上議謂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兆尹議是然敞與蕭望之于定國善望之至御史大夫定國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歲公卿奏敞楊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敞奏獨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歸家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

能復案事敞部吏收舜晝夜驗治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竟棄舜市行究獄使者奏之天子薄其罪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數月京兆吏民懈弛枹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拜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

囊槖吏逐捕窮窘皆入王宫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宫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轑中皆捕格斷頭懸其頭王宫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削其户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清元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蕭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乃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卒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

後

張武敞弟敞為京兆尹武拜梁相梁王驕貴民多豪强號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

蘇騰字元成河東平陽人蔡邕伯夷叔齊碑曰熹平五

年天下大旱禱請名山求獲答應時處士平陽蘇騰字元成夢陟首陽有神馬之使在道明覺而思之以其夢陟狀上聞天子開三府請雨使者與郡縣戶曹掾吏登山升祠手書要曰君既我聖主以洪澤之福天尋興雲即降甘雨也

魏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世為著姓逵兒時戲弄常設部伍祖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

為諸生好春秋左氏傳以郡吏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幷南部軍急攻之絳老父與援要不害逵絳潰援欲刼為將逵不動左右引使叩頭逵叱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將斬之絳吏民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遂得免中都孫資舉計吏薦於相府曰逵在絳邑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衆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

咼罔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後舉茂才除
澠池令高幹舉兵張琰將應之逵偶往過琰欲還恐
見執乃為琰畫計時縣寄治蠡城從琰求兵修城因
得琰黨諜盡誅之修城拒琰琰敗祖喪闋司徒辟掾
以議郎參司隸軍事魏武擊馬超至弘農曰此西道
之要以逵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曰
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後收屯田都尉撾
之坐免然魏武心善逵以為丞相主簿時欲征吳而

大霖雨教曰諫者死逵建諫草以示三主簿入白遂收送獄取造意者逵言我造意走詣獄謂獄吏曰促械我著械適訖而魏武果遣家中人就獄視之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復其職遣至斜谷觀形勢道逢囚數十車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魏武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魏公薨羣寮欲不發喪逵建議以為不可秘青州軍擅引去逵議撫之時鄢陵侯彰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世子

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文帝即王位以爲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軍出征復爲丞相主簿祭酒逵嘗坐人爲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况逵功德親在其身乎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逵斬之乃整至譙以爲豫州刺史時州郡多不攝逵曰州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寛仁有愷悌之德也兵曹從事前受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

皆舉奏免之上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内侯州南與吴接逵明斥堠繕甲兵外修軍旅内治民事遏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渠二百餘里人名賈侯渠黄初中征吴破吕範於洞浦進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初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出兵魏南伐亦由淮沔而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

已權無北方之虞常少敗逵以為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上善之吳將張嬰王崇降太和二年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至五將山而曹休出皖求深入又令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閒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絶於

内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令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黄初中嘗沮逵假節至是徵逵休軍幾不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尤多之卒年五十五謚曰肅豫州吏民追思之為刻石立祠青龍中東征乘輦入逵祠詔曰昨過

項見賈逵碑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存有忠勲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甘露二年東征屯項復入逵祠下詔掃除祠堂有穿漏者補治之逵子充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内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已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為以是稱說臧獲之心耳今忍其私

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徐晃字公明河東人為郡吏從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說奉扈駕還洛陽奉從其計封晃都亭侯及到洛

陽說奉歸魏武奉後悔晃遂歸魏武擊卷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别降吕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内從破徐州又從破顔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擊㶏彊賊祝臂破之又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遣攻弋陽令韓範飛矢城中為陳成敗遂降之白魏武曰二袁未破諸城傾耳而聽今日滅弋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降弋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魏武善之别討

毛城設伏掩擊破三屯從破南皮克平原賊從征蹋頓拜横野將軍從征荆州别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禦關公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圍大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擾關右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遂以步騎四千人渡蒲坂津擊走梁興大軍乃得渡平隃麋汧諸氐與魏武會安定又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戸從征張魯别攻櫝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遷平寇

將軍解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魏武還鄴留與夏侯淵拒陽平漢軍十餘營絶馬鳴閣道別攻破之魏武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險要咽喉也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助曹仁屯宛漢將關公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以難與爭鋒前屯陽陵陂魏武遣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乃俱前敵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敵燒屯走晃

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敵圍三丈所未攻時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敵圍頭有屯又别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漢軍見四冢欲壞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至投沔水死魏武令曰敵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晃還摩陂魏武迎晃七里舉卮酒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功也時紥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魏武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為右將軍進逯鄉侯魏初進揚侯擊破上庸鎮陽平徙陽平侯明帝初拒吳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晃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堠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今幸遇明君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為

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卒謚曰壯子蓋嗣卒子霸嗣

又分晃户封子孫二人列侯

晉

鄧殷平陽襄陵人亮直彊正鍾會伐蜀奇其才自淝池

令召為主簿賈充伐吳請為長史後授皇太子詩為

淮南太守遷汝陰後為中庶子卒

賈混字宮奇襄陵人充弟篤厚自守太康中為宗正鄉

侯歷鎮軍將軍領城門校尉加侍中封永平侯卒贈

中軍大將軍儀同三司充從子奐遵並有鑒裁俱為

黃門郎遵弟模知名

賈模字思範襄陵人充從子沉深有智筭涉獵載籍深

為充所信愛每事籌之起家邵陵令歷事二宮尚書

吏部郎公事免起為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

侯邑千戶拜散騎常侍二日擢侍中模盡心匡弼推

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加

光禄大夫模潛執權勢外形欲遠之每盡言於后多

不能從憂憤卒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成

子遊字彦將嗣歴太子侍講員外散騎侍郎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兒時聚戲便為其率計畫指授及長為吏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為牙門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為本郡督護謝病去屬劉元海攻平陽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塢主東屯滎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為汝陰太守永嘉初修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討賊帥侯

都等滅之營護太尉荀藩衛將軍華薈各厚給矩及藩承制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懐離散遠近多附石勒襲矩矩令散牛馬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藩表加冠軍將軍軺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盡心撫恤百姓賴焉劉琨所假河内太守郭默率其屬來歸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攻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矩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

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令郭誦禱鄭子産祠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襲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郭默弟芝來援分軍為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聰將趙固鎮洛陽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劉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夜渡河十道俱攻粲

衆驚擾苦戰二十餘日矩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突
圍而出上嘉其功除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
滎陽太守封修武縣侯元帝初以為都督司州諸軍
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洛陽百姓相
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
千襲矩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為賊所執賊遣元
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
不歸命石勒將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後自

啓而奔矩待其妻子如初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皮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唯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韜江霸梁志司馬尚李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峴山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殷孫七歲喪父尋喪母及祖母居喪九年以孝稱殷有賜官勅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去王官欲舉為孝廉攸曰先人所賜不可改也嘗

詣鎮軍賈混混示攸訟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混奇之以女妻焉舉灼然二器為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東海王越參軍越欽其為人轉世子文學吏部郎越弟騰為東海中郎將請為長史出為河東太守永嘉末沒石勒勒將殺之門幹識攸攸求紙筆作辭幹候勒和悅致之勒重其辭乃不殺勒長史張賓稱攸於勒以為參軍攸與故胡鄰轂胡夜失火燒車誣攸攸對以弟婦散發溫為辭

勒赦之既而胡深感自縛詣勒以明攸隂遺攸馬驢
及勒過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遇賊
掠牛馬步擔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謂妻曰吾弟
早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絶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
存我後當有子妻泣從攸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
明日攸繫於樹而去至新鄭投李矩荀組以為陳郡
汝南太守愍帝徵尚書左丞長水校尉皆不果就攸
與刁協周顗素厚遂至江東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

關守人多欲之上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禄無所受唯
飲吳水而已郡大饑攸表賑貸未報輒開倉臺使劾
擅出原之攸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
疾去職郡有送迎錢數百萬攸不受一錢百姓數千
人牽船乃小停夜中發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拜侍中歲餘轉吏部尚書蔬食弊衣周急賑乏性謙
和賓無貴賤待之若一永昌中代周顗為護軍將軍
太寧二年遷會稽太守惡攸者誣攸白王敦兵數上

未之信轉太常坐事免攸每有進退無喜愠之色久之遷尚書右僕射咸和元年卒贈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祠以少牢攸妻不復孕過江納妾乃甥族感恨遂不復畜妾卒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綏服攸喪三年

韋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好學博通性不虛諾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告人曰

此子長大必為佳器命子顔造馬服闋廬墓所顔造之不見顔數言於司空張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賈宗豈大丈夫所宜行邪

太守陳楚迫為功曹會山羌破郡楚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捍泣曰韋忠願以身代亦遭五矢賊曰義士也舍之遂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死

秦憲字子令曲沃人年弱冠勇畧軼倫時妖術陳倉自秦渡河依阻紫金山寇掠村落憲招鄉勇百餘夜刼營擒倉餘黨潰散金顏脫木耳與巴哈兵犯遼界晉募兵東征憲應募大戰敵懼請降後苗民叛復詔憲征之憲單騎直衝苗營斬首數十卒死於戰

元魏

張天生翼城人任河南令除寇害濟民困百姓多賴全活子伯成亦河南令蝗不入境民立碑頌之

北周

王軌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性質直人不敢干贊誅晉公護軍國之政皆叅預馬建德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譟齊人駭懼因即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是遂從平并鄴封郯國公又俘陳將吳明徹晉柱國拜徐州總管大象元年遣使拉殺

於州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

唐

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幼趫悍以任俠聞補隋太子千牛備身高祖妻以平陽公主將起兵紹走間道迎謁遇建成元吉於塗建成欲依劇賊紹曰不可賊知君唐公子必執以為功徒死爾不如疾走太原既入雀鼠谷聞義兵起謂紹有謀乃相賀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領彀騎發晉陽先抵霍邑城下覘形勢還

白曰宋老生一夫敵我兵到必出戰可虜也師至老
生果出紹力戰有功下臨汾絳郡隋將桑顯和來戰
紹引軍繚其背與史大奈合攻之顯和敗遂平關中
進右光禄大夫封臨汾郡公唐初拜左翊衛大將軍
累從征討進封霍國公遷右驍衛大將軍吐谷渾党
項寇邊敕紹討之寇據高射紹軍士失色紹安坐遣
人彈琵琶使二女子舞寇疑之休射紹伺其懈以精
騎從後掩擊寇大潰斬首五百級貞觀二年平梁師

都轉左衛大將軍出為華州刺史加鎮軍大將軍徙譙國太宗親問其疾卒贈荆州都督謚曰襄二子哲威令武哲威為左屯衛將軍襲封坐弟流邵州起為交州都督卒令武尚巴陵公主遷太僕少卿衛州刺史襄陽郡公以房遺愛謀貶嵐州刺史自殺

敬暉字仲曅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歷初為衛州刺史時河北方秋築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閭部賴安遷夏官侍郎出

為太州刺史改洛州長史武后幸長安為副留守以
治幹聞璽書勞之多賜物叚長安二年授中臺右丞
張柬之引為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神龍元年正月
率羽林兵與桓彥範等將騎五百人斬張易之張昌
宗於集仙廡下明日中宗復位加金紫光祿大夫為
侍中平陽郡公實封五百户進封齊國表請諸武王
者悉降爵繇是皆為公三思憤俄封平陽郡王加特
進罷政事初易之已誅暉苦請收諸武不從三思濁

亂暉每椎坐悵悵彈指流血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貶暉崖州司馬又放瓊州禁錮終身子弟年十六以上謫徙嶺外三思尋遣周利貞矯制殺之睿宗初追復官爵賜封二百户還其子孫又贈秦州都督謚曰肅愍開元六年詔暉勤勞王家配享中宗廟庭建中三年復贈太尉開成三年詔曾孫元膺為河南丞

裴泰其先聞喜人忠州刺史懷感子由刺史累官中書令後從沃之大李村居鄉謙謹無貴顯態休休之度此

其一班云

郇謨晉州人大歷八年以麻總髮持竹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有字三十欲以獻上一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笥貯屍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上召見賜以衣館内客省問狀多譏切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載其言團者願罷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罷諸道監軍餘大抵類此時要州權署團練刺史載用事授刺史者悉帶團練以悅人心故謨指而

剌云

後五代

桑維翰字國僑浮山人父珙嘗事張全義因居河南維翰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從它求仕者維翰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曰硯弊則改而它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

常以自從高祖徙天平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智遠贊成大計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遼遼太宗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求助高祖遣維翰往遼為陳利害甚辯遼太宗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數言楊光遠恣横光遠亦言維翰擅權難制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鎮州安重榮請

用吐渾以攻遼維翰上疏言遼未可與爭者七高祖召使至臥内謂曰北面之事方撓吾胸中得卿此疏計已决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幸鄴都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遼絶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隂使人説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復奏置翰林學士

及端明殿樞密院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既盛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帝欲驟黜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可卒以玉為相維翰日益見疎玉除中書舍人盧價為工部侍郎維翰言價資望淺益有隙帝飲酒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為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遼師破欒城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

又求見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晉不血食矣自遼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兵興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遼太宗將至京師遣張彦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絶盟不欲使維翰往因諷彦澤圖之彦澤亦利其貲産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無不屈服彦澤每往候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

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慄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逵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為彥澤所掠

宋

高繼嵩字惟嶽士廉後以武勳進事真宗至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保州刺史大夫騎都尉渤海縣開國伯贈武定軍節度使

師範靈石人登元祐三年進士督岢嵐軍政兼平定岳陽有惠澤軍民感慕後復督理江南先是江南民苦於賦役乃奏茶為天地自然之利請稍增其稅而民之賦役少息既不病民亦不病國江南人圖像祀之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一書襄陵人元祐三年進士宣和七年召為給事中書抵時相願罷雲中之師高

麗入貢調民開運河中書舍人孫傅論之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疏言邊事因陳決勝策張邦昌為太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為中太一宮使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吕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

一二數以古揆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人此行
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不然將來再舉必
不可救宜起師道邀擊之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
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落職
提舉南京鴻慶宮高宗初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
士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時山東大盜李成孔
彥舟等衆各數十萬皆願得張所爲帥李綱薦所爲
河北招撫使黄潛善力沮之宗澤論車駕宜還京潛

善等請罷澤翰極論以為不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未許時潛善奏戮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復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禄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與黼攸潛善輩異志卒不展著論語解春秋傳

許孝恭曲沃人任彭州九隴縣尉兼主簿事時李文吉刼州官吏盡避孝恭獨率公徒拒之擒文吉官至虞部員外郎

史緒字仲昌曲沃人徽宗時為左清道帥府副遷驍衛將軍世明法律莊毅明恕雖家人相對無惰容居官决讞持平不移於私卒贈左武衛大將軍子籍尚書北部郎中符石州軍事判官孫祥嘉州司法基贈朝散大夫純文林郎平宣教郎滐奉議郎方絳州司戶

曾孫安民朝奉郎安宅從政郎

南裕洪洞人理宗紹定元年西域叛議討平之命裕為征西大元帥裕素負將畧驍勇絶人出奇制勝師所向克捷西域以寧後奕葉蕃盛邑稱巨閥相傳陜之渭南東昌濮陽簪纓望族皆其分派云

金

郭子通洪洞人旦子年二十八登詞賦高第大定初擢陜西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時晉絳戶稅轉輸平凉

子通監視官吏秋毫無犯二州民舉手加額後為絳陽軍節度副使涖官日父老稱幸甫期年大治絳人繪像天寧寺舍立石頌德終清河防禦使

楊時發之次子大定四年以本縣人為本縣尹勤撫字戒貪殘教民力本民化醇朴幾致刑措咸歌頌焉

許琇曲沃人大定進士會兵亂負母避居山東既而歸鄉服父喪始終如禮子良有孝行別有傳孫天麟自童時寡言笑博學能文尹河津黜奸去苛凡病民者

悉除之以奉訓大夫晉寧路判官致仕天麟子益優學問善楷書工詩益子德基任晉城知縣

賈邦獻霍州霍邑縣人登進士質直有勇略元攻河東集居民為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獻棄其家獨與其子懿保松平寨偕權知州事劉珍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輒以衰老為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脅之以刃欲以為鎮西元帥邦獻不屈密遣懿歸松平遂自刭贈奉直

大夫本縣令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輕財好施善騎射興定中聚兵數千權領霍州事胡天祚承制加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略使詔遷宣武將軍遥授寶昌軍節度副使元兵取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隷元帥崔環質其妻子佐與招撫使成天祐謀殺環天祐疑佐妻子在環所對曰佐豈顧家者耶元光二年七月因環出獵殺之率

軍民數萬請命加龍虎衛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與史詠素不協詔從沁州玉女寨同禹顯聽張開節制救襄垣中流矢卒贈金吾衛上將軍録其子為符寶典書

邢德貞浮山人宋學士昺之後歷官禮部侍郎曾修太和律令

呼延實趙城人本楊沃衍部曲以戰功至寳昌軍節度使閒居汝州之西山天興元年正月防禦使張楷自

揣不能服衆乃以州事託實而自往鄧州實遂領汝州青楊砦事後姬汝作入州城守不能相下實欲遷州入山謂他日必為元兵所破汝作不從詳議官楊鵬和釋之實乃還山汝作遂為總帥不復與實相關二年八月州人梁臯殺汝作實時為峴山帥又詔併力討臯

張德直字伯直平陽人叔祖邦彥字彥才登科以當塗令致仕有著松堂集父迪祿字仲英明昌初進士歷

岐山上黨二縣令卒於省掾德直貞祐三年進士釋褐新平薄藍田令移沔池逋詐名補省掾省選授廵院使終於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子誠居永寧見鮮于樞相學齋雜鈔

徐玉趙城人由元帥府都提控歷崞縣提領岢嵐州長官終河東南路提舉常平倉事

元

靳和曲沃人汾陽侯後喜周貧乏導人以善金末團結

鄉勇爲保障歸元太宗錫以金符官鎮南大元帥從
破河南授絳州軍民長官
許國貞字進之絳州曲沃人祖濟金絳州節度使父日
嚴滎州節度判官皆業醫國貞博通經史尤精醫術
金季避亂永寧後歸寓太原世祖在潛邸以醫徵至瀚
海留掌醫藥治莊聖太后刻期而愈迺張宴賜坐太
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鋌如年數賜之巴薩王妃
病目治者鍼誤損其明將坐死國貞從容諫曰罪固

當死然原其情乃恐怖失次所致即誅之後誰敢復
進世祖意解且奬之曰國貞之直可作諫官宗王實巴
爾屢請隷帳下世祖將遣之辭曰國貞蒙恩拔擢誓
盡心以報不敢易所事乃不果遣嘗進藥味苦却不
服國貞曰古人有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
於行已而復召入視對曰良藥苦口既知之矣忠言
逆耳願留意焉世祖大悦以七寶馬鞍賜之憲宗三
年從征雲南機密皆得參與朝夕未嘗離左右九年

世祖圍鄂獲數百族諸將欲盡阬之國貞力請止誅其兇暴餘皆獲免及師還招降民數十萬口顛仆滿道國貞白賑之全活甚衆世祖初授榮祿大夫提點太醫院事賜金符至元三年改授金虎符十二年遷禮部尚書嘗疏言慎財賦禁服色明法律嚴武備設諫官均衛兵建學校立朝儀事多施行凡薦引皆知名士士歸重之上嘗曰朕昔出征同履艱難者惟卿數人在爾遂拜集賢大學士進階光祿大夫每進見

上呼許光祿而不名由是諸王大臣皆呼許光祿陞
翰林集賢大學士卒年七十六時大臣罕得贈謚特
贈金紫光祿大夫謚忠憲後加贈推誠廣德協恭翊
亮功臣翰林學士承旨上柱國追封薊國公初國貞
母韓氏亦以能醫侍莊憲太后又善調和食味稱旨
凡珍膳旨酒皆命掌之太后憫其勞賜以正定宅一
區歲給衣廩終身國貞由是家焉
高源字仲淵晉州人父汝霖為正定照磨使東平道經

高堂遇盗死源幼與母依及長補縣吏世祖中統初累擢江南浙西道僉事常州路達嚕噶齊馬怒奪民田源劾其不法怨懼走賂權臣阿哈瑪特誣以他事繫獄久之忽釋源莫知所由先時源所居里多阿哈瑪特姻戚素知源事母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闕白曰源孝子也天必知之况媟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祥由是得不死後遷都水監開通惠河由文明門東七十里與通惠河接置牐土橋十二至今人蒙

其利

許扆字君黼一名和爾郭斯國貞子從父事潛邸進退莊重世祖喜之賜今名俾從許衡學入備宿衛忠慎小心嘗忤旨欲罪之上後悔謂近侍特爾格曰朕欲罪和爾郭斯汝何不言汝二人自今結為兄弟有譴責則更相進諫乃置金酒中賜二人飲以為盟又諭曰若東宮罪汝將誰諫耶遂命東宮臣慶山亦同飲金酒俄除禮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事賜日月龍鳳紋綺

衣二襲每外國使至必命與語辭理明辨莫不傾服
改尚醫大監帝命畫工寫其像賜之轉正議大夫仍
提點太醫院事有竊大安閣禮神幣者將誅之扆諫
曰敬神善事也因置人于死地恐神不享即命釋之
與丞相安圖善多所贊益僧格忌而譖之上不之信
僧格敗繫左掖門命往唾其面辭不可上稱其仁厚
賜以白玉帶且諭之曰以汝明潔無瑕有類此玉故
以賜汝也成宗初遷中書右丞行太常卿力辭乃命

以中書右丞署太常事俄改陝西行中書省右丞闕
中饑議賑㞼曰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獨
任之遂大發粟命亦尋下明年旱禱終南山而雨歲
以大熟民皆畫像祀之㞼不事生業田宅皆上賜有
足疾不能行仁宗以為先朝老臣特敕乘小輿入禁
中後國有大政詔使近侍即其家問之特授榮禄大
夫大司徒食其俸終身卒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光
禄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趙

國公謚僖簡

楊宜時元孫形貌魁碩有識慮值貞祐之變金主南渡河北郡縣多没兵凶相仍寇賊充斥宜暨從弟琛仁海義姪紹先茂先帥鄉黨族屬約束自守及太師某以王爵領諸將兵來畧地遂以衆歸之拔於行間超陞行大元帥府鎮翼表授忠勇校尉佩銀符守平陽四門主管義軍福知龍平縣事達佩金符金臺府長官時青龍螯背葛伯彈平諸砦未降互出攻擊肆為

剷刦宜暨琛等悉平之民賴以安及塔海都元帥西征庸蜀辟琛為先鋒宜與焉凡所攻拔不避矢石屢有成效凱還以勞遂授今職宜為治不事表襮而民愛之不任刑罰而民畏之作事必為遠計使人守其成法縣之東山炭窟年歲既久穿斸益深屢有圯壓之患宜相視其地創為開置民甚便之邑之南川水利溉田甚廣數村爭訟不已宜為斷理皆服其平至今以為定例民立祠祀之所任凡三十餘年無少玷

闕至元元年冬十一月庚辰葬於百草嶺上馬跑泉側子三汝直襲職汝舟授本縣丞俱有能名汝霖隱德不仕延祐三年春志杞名宦叚天章表其墓

楊琛冀城人初名俊與從兄宜平諸賊砦以功行冀州元帥事金人執虎符白麻招之俊戮使者以聞特降金符為征行元帥取河中興元與塔海下蜀淮全活數萬口從車駕攻河南破蔡州宣授千夫長佩金符賜名琛

楊思忠翼城人全子為本縣軍民長官愛民如子民非有大過不加箠楚傜役賦稅皆有成例至元二年遷聞喜父老攀轅泣送者千餘人

王泰亨平陽人成宗時給事東宮歴太子賓客累遷中書平章致仕封晉國公謚清憲所著有康莊文集

李譓亨曲沃人至治中以儒士辟歴内臺御史時建西山佛寺甚亟譓亨以歲饑且東作方興上疏極諫帝怒謫邊陲尋召還授浙東海右二道廉訪使卒封隴

西郡侯謚忠肅

續執中襄陵人進士第大德初任絳州儒學教授勤於教誨人才輩出後徵為國子助教

靳用字祐之曲沃人和子六歲從事性理之學壯為曲沃翼城令有聲改滎河尹奉法循理勸農興學拜監察御史陝西漢中道按察司僉事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臨民以德執法不阿所在頌之終朝列大夫晉寧路總管子德政邳州判官德信將仕郎德謙

禁直宿衛德淵贈兵部尚書封西河郡侯德昌好學

善屬文德淵子榮監察御史奎章閣待制學士剛直

有祖風弟昺有孝行

王得貞霍州人進士至大間懐慶路總管能詩善草書

至正間為掃地王賊兵所執不屈死贈河東宣慰司

使

賈敏夫襄陵人延祐中拜監察御史嘗遺書若干卷於

邑之學宫以惠後進

牛光祖襄陵人以才辟甘肅行省掾尋陞中書省掾中都留守都事有幹局以廉慎稱遷刑部主事授大同路治中泰定改元擢大都兵馬指揮使尋拜京畿都漕運使天歷間為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陞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管軍馬次年致仕父滋知吉州累贈户部尚書隴西郡公弟敬祖任大同縣尹

喬彝晉寧人性高介為詩文有法自號芸齋至正中賊陷晉寧城中死者十二三彝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大

井㝠令妻子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賊平贈臨汾尹謚純潔

邢飛翰霍州人性剛果以薦為內御史巴延專政飛翰面質其非參議佛嘉律姦邪復廷刻之後以兩淮鹽運同知致仕元末兵亂被執不屈死追封工部尚書謚忠毅

李榮祖霍州人業儒有大志及為吏仁慈愛下長於剖決所在頌之陞總管以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致仕贈

上騎都尉封隴西郡伯孫智有祖風仕至晉寧路總管

賀方霍州人幼聰慧日誦數千言人呼小學士隨父宦遊江南由國子生仕至翰林應奉待制陞學士終江南路治書侍御史城陷死之

靳頡曲沃人任征西大將軍不避艱險歿于陣獲其屍而失其首錫銀首連葬

山西通志卷一百十